

十日刊 第三十期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統一的建設

何義均

婚姻的代價

王政

「婚姻是「必需的禍事」……人們……「在外面的時候想進去，進去了
又想出來」……」

地中海協定與英國的苦悶

呂碩儒

偷渡人

劉叔揚譯

評濃烟

蘇茹

每份售洋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廣戶氏
老胡開文筆墨莊

上海總店英租界拋球場
南京分店太平路門帘橋
電話二二一六一號

禮查咖啡館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是非公論 第三十期

內容

統一的建設……………何義均(一)
婚姻的代價……………王政(四)
地中海協定與英國的苦悶……………呂碩儒(四)
百病雜錄……………憂心居士(二六)
偷渡人……………劉叔揚譯(二七)
通訊：南京城內住的問題……………安居(三)
書評：林參天的濃烟……………蘇茹(三)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 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 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 來稿請寄交南京珠江路二十二號本社編輯部。

統 一 的 建 設

二十餘年的紛爭，一方面形成了政治的分裂，一方面却堅定了國人對於統一的信仰，對於統一的期望。如果紛爭和分裂是統一的成因，紛爭是統一的準備，我們自然不必過分的咒罵過去的紛爭。如果幾千年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靜態民族風氣，能因為這個短時期紛爭的陶冶，變成一種積極圖進的精神，那更是我們所當引以自幸的。但是準備的時期過長，『提神劑』服用過分，致使紛爭癱成，再要恢復原狀，那就不容易了。

中國的統一不易完成，一般的民衆也負有相當的責任。他們缺乏政治訓練和經驗，沒有參預國政的能力和興趣；他們雖未曾直接的破壞統一，然而却不能積極的促成統一。我們幾千年來的政治教育，大都是着重於樹立一種『散漫的穩定』的精神，所以在平時是安分有餘，但是到了亂時則覺團結不足。復次，我們的家庭本位的『自足自給』的農業組織，也正是形成這『散漫的穩定』的重要原因。在這種靜態的社會裏，有交通的艱難，有山河的阻隔，一般的民衆自然不容易了解國運的變遷，感覺國家存在的

重要性。這二十餘年的紛爭，可說已經使全國的民衆嘗盡了不統一的痛苦，從痛苦中產生了統一的期望。在另一方面，這幾年的建設工作和法幣政策的實施，在無形中却得到了極大的『政治收穫』，那即是說，國家與個人的『私生活』有了連帶的關係，人民對於國家的依賴和信任，亦即與之俱增。去年的『西南問題』，綏遠戰爭，西安叛變，能引起全國一致的主張，那就是這種『政治收穫』的表現。我們對於這種由艱難中所鍛鍊而成的統一局面，統一的民氣，應該努力去愛護它，培養它，不該再加以摧殘。

在動態的政治裏，除去民衆的動向外，我們便要注意一般從事政治生涯的人物。我們普通都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可見沒有適宜的時勢，英雄便『無用武之地』。政治生涯中的人物，有幾個不圖倖進，有幾個不懷抱着『英雄』的慾望呢！在政治穩定的狀態裏，倖進的機會自然不多，所以精於政治技術的，首先就要造成倖進的機會，然後借重這種機會，運用『政治手段』，方能達到倖進的目的。從事政治生涯的人物，無論他們所持是筆桿或

是鎗桿，無論他們是已經身入政治，或是從旁監督政治，都免不了要採用這種方式的。一旦成功，他們自然躊躇滿志。設不幸而失敗，他們便退一步的去實現「甯為鷄首，不為虎尾」的英雄主義。所以就「政治人物」的立場來說，統一穩定，即是英雄的末路，試問沒有戰國分裂的時勢，那能有蘇秦張儀出頭的機會。

西洋的國家如英如美如法，可說都是統一的國家，但是它們為調和一般「政治人物」的慾望起見，仍是保存着一些紊亂的機會。他們的民選總統制，責任內閣制，都可以供給政治野心家的運用，在這個圈子裏，英雄可以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他們的政治是好比馬戲，獻技的人馬，都受過訓練，能受約束，能按節奏，所以他們的紊亂能制度化。中國的「政治人物」却又不同，他們所表演的，是封建式的馬戲。本來政治主張，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政見的分歧，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們的「政治人物」的英雄觀念太深，倖進的心理過甚，所以不能受約束，沒有耐性靜待政治的演變。他們可以借綠林英雄以自重，可以依賴敵國友邦和國家討價還價，可以利用特殊的地域去實現英雄夢，可以把統一的國家劃分為各種「陣線」去引起

政治鬥爭。我們的「政治人物」的自信力太強，他們都是先抱着「捨我其誰」的決心，然後才涉足政治；他們出兵即不能發表政見，兵敗便退而為寇。這是我們統一前途的暗礁，在此國難嚴重的時期，這種倖進的政治交易，應該根本掃除。我們現在都懷着許多錯誤的觀念，譬如就國家的法令而言，它本來是代表國家的意志的，理應推行全國無阻，但是實際上却不然，中央的政策和法令，若偶然不能得到地方實力者的通電擁護，至少心理總感覺不安。在一個統一的國家，這種現象是不能容許的，在一個求統一的國家，這種心理更不該存在。我們講民族自信力，這就是民族對本身自信的初步，有這種自信心，然後才能抵禦倖進力的引誘。

革命要破壞，要犧牲，因為破壞犧牲後方易於建設；在建設的過程中，遇着阻力時，仍然要採用革命的方式去破除這種阻力，建設才有完全的可能。中國的革命可說已經走上了建設的康莊大道，但是物質上的阻力，「人事」上的阻力，還是在那裡伏着，待機發動。最近西安的事變，就可以證明這種阻力仍然是不可忽視的。西安事變的動機和背景我們姑且不論，然而西安事變的善後，以及它對

於統一的關係，我們却不可不注意。從表面的行動來說，這次事變所表現的，還是釀成這二十餘年來紛爭的圈套，還是代表『交易政治』的故技。參預這次事變的將領和士兵，固然都是同胞，都是民族復興的主幹力量，但是他們當時的舉動，以及事後的態度，是足以破壞已經形成的統一的。西南問題和西安事變中全國民氣表現，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這幾年忍辱圖存和埋頭苦幹的結晶，極值得我們珍重，值得我們愛護。中央對於西安的善後，想早已『胸有成竹』，不過就民族的立場來說，我們覺着不當以『愛才政策』搖動國人對於統一的自信力，不當以『愛才政策』延長『割據』和『交易政治』技術的生命。

最近幾天西安問題益形複雜了，西安的駐軍已經引進了不少的共產軍。這種聯合的動機，如果係由於西安駐軍要借共產軍以提高身價，那顯然是要重演割據交易的故技，顯然因為他們不了解統一的重要性。如果西安駐軍的將領相信容共方能圖存，那就更值得我們注意。自『國共分家』以來，中央一向是採取的剿共政策，那即是說，在主義上我們有三民主義，不容許再有共產主義，在工作方面，我們是不需要共產黨負擔民族復興的工作。這是過去的

事實。在剿共的期間，共產黨員悔過自新的，仍時有所聞；現在如果共產黨不忍繼續他們破壞統一的政策，個別的來自首悔過，這個問題是極容易解決的。如果共產黨以集體的形式，以武力的要挾，以共同抗敵的口號，要求容納，那就值得我們深切的考慮。對於這個問題，汪精衛先生有一段報告，極值得我們注意，他說：

『有人說道：「共匪已經有共同禦侮的表示了，可見與昔日情形已經不同，」然而我們要知道，這種表示是否靠得住呢，有沒有保障呢？從前的事實告訴我們：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共產黨員曾經鄭重聲明，他們之加入國民黨，是為國民革命而來，不是為宣傳共產而來，但是後來他們所行不踐所言。國民黨裏頭有些還是相信他們的，有些已經懷疑的，因此之故，國民黨內接續不斷的起了數年糾紛。事後判斷，不是國民黨誤信，而是共產黨失信，但是共產黨肯說是失信麼；他們以為革命是為目的不擇手段的，所謂守約守信，在他們看來是封建的道德，不值一顧。他們的觀念是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他們的表示是真實的，並且是有持久性的呢？這種過去的

痛苦經驗，不能不值得喚起我們的注意」。

共產黨這種集體的要求，雖然是出自共產黨以及主張「容共」的人們，但是他們的技術，還是封建割據的技術，使這種技術成功，那即是使我們的政治生活，不能走上正軌，也就是無形的獎勵俸進要挾的政治手段。復次，中央歷年的剿共政策，和人民受共匪騷擾後所生的「厭共」情緒，都是統一的主重要原因。在這個關頭容共，至少有兩種危機：（一）表示政府政策不堅定，可以引起大多數民衆的懷疑。（二）給投機分子一個機會去推進他們的陰謀。本來反共容共都可以邀得投機分子的反對，然而與其因容共而遭反對，而動搖民衆的信任，權衡輕重，則不若保持原有的政策。容共的利害姑置不論，不過這點已成的統一自信力實在太寶貴了，我們不願意再去推殘它。這種自信力的形成，是由政府能始終一致貫徹它的主張，我們若是失掉了這個維繫力，統一的局面，隨時便可動搖。

我們現在的國勢，至少比「一二八」的時候總要進步些，從這幾年的苦幹中，我們認識了復興之路，就是自力更生。世界和平是我們所期望的，「睦鄰政策」也是我們極誠懇的主張，我們在外交上不願意孤立，然而我們必須先表現我們本身的力量，受了國際的器重後，才能求得國際的朋友。二十世紀還是個民族鬥爭的時代，所以我們應該自力更生，復興民族。蔣委員長在他的五十生日之感言中說：「蓋無論國家與個人，所以競立於斯世，其道不外乎自立自助與自強。唯自立乃有以自存，惟自助始可得人助，而國家當衰微危弱之際，爲國民者尤當察所處環境之險惡，明自身地位之孤弱，勿懼於強暴以餒其氣，勿狃於急效而亂其心，是則刻苦自強之義，更爲復興建國之要圖，所當無間始終，一以精誠貫徹之者也。」我們希望他的理論能完全實現。

（何義均廿六、一、廿四日）

婚姻的代價

世間上沒有不需要代價的獲得。婚姻乃終身大事，豈

能例外？王寶川小姐爲婚姻問題犧牲了父女之愛，苦守寒

第一十八載。數年前某黨國要人以二十萬現金的代價，納某校校花做他的偏房。不久以前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因為要同辛泊森夫人結婚，拋棄王冕，降為溫茲爾侯爵。諸如此類高貴的代價，尋常百姓那裏出得起？不過平民婚姻，也一般需要合乎平民身分的代價的。

原始社會的女子在經濟上是生產者，絕非一般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摩登小姐可比——沒有相當的代價，娘家那是不肯輕易將「搖錢樹」送給旁人的。澳洲西部和新根尼亞 (New Guinea) 一帶的土人，遇着兩家都有年齡相當的男女，便互相交換，使得彼此都不吃虧。家裏沒有女子可資交換的時候，就得要出相當的代價，以賠償對方的損失。最直接的方法是「新娘服役」 (Bride Service)：結婚以後男子要替岳家作工，供給岳家食料，隨妻舅去打戰，有時簡直要做岳家的僕役。在美洲北達柯達地方 (North Dakota) 的黑達采部族 (Hidatsa) 裏，這種服役是暫時的。在古哀納 (Guinea) 的馬庫西 (Makusi) 族裏，服務的年限，生育第一個孩子時就終止了。巴西的都比士人 (Tupia) 可非得終身做岳家的牛馬不可。

由勞役的代價轉變到金錢的代價，本來是很自然的程

是非公論 第三十期

序，所以從隨母舅居制 (Matrilocal Residence) 過渡到隨父舅居制 (Patrilocal Residence) 的時候，婚姻很容易變成一種買賣。有些社會裏，尤其是文化程度較高的社會裏，買賣的性質，不怎樣明顯，交換禮物，不過是表示親善的意思，與買賣人口不同，並且有時雙方的禮物差不多是價值相等的。這或許是女子因文化進步而失掉經濟價值的緣故。

無論代價是單方的或雙方的，無論是「貼錢養漢」，或是金屋藏嬌，婚姻須要代價，却不因文化進步就根本改變了。即如說二十世紀的中國罷，六禮雖已成為官樣文章，但訂婚要戒指，結婚也要戒指（雖然不一定是鑽石的），至於宴客，製家具，做嫁粧，富貴人家固然要大事鋪張，窮家小戶也不能不顧着相當的體面。於是乎為父母者，難免咨嗟歎息道：「養女是賠錢貨，養男是送財童子！」倘若是落伍的舊式婚姻，雖說跡近買賣，有辱女權，倒也直截了當。不過摩登男女，革命青年，是不屑於討這種便宜的。春心發動，邂逅窈窕淑女（或如意郎君），便寤寐思之，思之不得，展轉委託親友介紹。由介紹而認識，由認識而交朋友，而戀愛，而求婚，而……在這種定型

五

的程序上，有情男女游公園，吃館子，看電影，上跳舞場，信使往還——如此這般地，享些人間艷福，實在不算什麼。祇有迂腐的學究才會責備他們荒廢時光，祇有醋意濃厚的老父老母，才會覺得他們是耗財傷神。

然而情海茫茫，悲歡離合的事，交錯雜陳着，弄得人時而如在九層雲外，時而如墜十八層地獄；樂在其中，苦也在裏面。異性的心理往往是這樣地難於懸揣，說她（或他）不愛你，偏偏又百般溫存體貼，說他愛你罷，又彷彿冷若冰霜，教你抓不住，却又捨不得。本來打得火熱，口裏不住的山盟海誓，無端端她又把你氣惱，教你學賈寶玉千般陪不是，萬般告饒罪，她好像是鐵石心腸；待得你忍無可忍，拂袖而去，她又像意惹情牽；幾點珠淚終歸使你新愁舊恨都一旦雲散烟消。這種把魂靈兒吊在半虛空，把心兒繫在游絲上的滋味，不見得人人有福消受；假如一個人追求異性的目的是為滿足凡俗的男女飲食的慾望，是為「承先啓後」，必然會當牠是一種犧牲，是騙取異性的一種手段。

縱令兩小無猜，情投意洽，在這半新半舊的中國社會裏，不見得就會花好月圓的。一方面要受父母多方的刁難

，另一方面還要應付情敵的威脅，有時要吃官司，起家庭革命，來解除舊有的婚約。即使層層的難關都打破了，然而離着大功告成的地步依舊遠遠着呢。

婚姻，尤其是所謂的「自由婚姻」，不知是多少血與淚換來的。至於金錢，時間，都是渺乎小焉者的事情！

假如婚姻的生活，真如青年所想像的那樣甜蜜，假如結婚以後，夫妻二人真能做兩位一體的伴侶，真能相生相輔以實現人生的真義，那麼為婚姻而犧牲的一切一切，都不算什麼。不幸得很，「美滿的姻緣」往往祇是婚姻的犧牲者對於新婚夫婦的一種願望，蝴蝶派的文人們誇張英雄美人的一種幻想。

從最根本而又最明顯的地方說起：社會限定人們在婚姻的範圍內滿足性的慾望，所以有情人，就非得成為眷屬，休想達到所謂愛情的最高峯。然而兩性的吸引力通常是與接觸的時間和密度成反比例的。蜜月初度，「人生的滋味」已經嘗過了，對方的神祕都給揭穿了，興奮的熱度隨着時間之輪不知不覺地降落，一直到接吻，擁抱，一切的一切，都變成家常便飯，平淡無奇。到了這時候，方如大夢初醒，恍然天下美男子美女子都怪可人的。可惜自己臉

上已經刻着「此路不通行」的火印，祇能望梅止渴而已。涵養好的人表面上依舊「卿卿我我」的，做得如膠似漆，涵養差的難免藉故生端，怨天尤人，大有「悔不當初」之概。婚姻，真的好像是「愛情的墳墓」啊。

且慢！婚姻除實現愛情以外是否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使命，姑置不問，起碼得弄清楚：愛情，神聖的愛情，絕不止於性的滿足。生理的刺激容或因習慣而平淡化，精神的，靈魂的愛是海枯石爛也不會動搖的。結婚以後愛情會日趨淡薄的男女，必定是壓根兒沒有發生真愛情的男女，他們的婚姻是建在性的衝動上面，不是建在靈肉一致的爱情上面。

是的，我相信人間也會有「伯拉圖式的愛」(Platonic love)同時我還相信人人心中都有個Beatrice。但「伯拉圖式的愛」的對像，僅存在虛無漂渺之中：閉目定神(能馨香祈禱更好)以十二分的虔誠去想她，她就翩翩降臨；睜開色眼去看她，她又不見了。因此之故，人們的Beatrice的化身，多半是別人視如禁樹的太太，要不然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銀幕上的明星，再不然就是沈溺孽海，永遠沒有勇氣據為己有的女性。

說得平凡一點，理想的愛情必然是超越實際的，理想的愛人永遠是得不到手的異性。能夠實現的就不是理想的愛情，能夠同自己結合的就不是理想的愛人。祇有理想的愛情永遠不會抹滅，因為牠永遠不會實現。

婚姻的基礎既不應完全建築在性的上面，以理想的愛，靈魂的愛來做婚姻的基礎，老實說又不可能。然則，構成健全婚姻的條件究竟是什麼？

常識告訴我們：兩個人(不論同性或異性)要想相安無事地共同生活，勢必要志同道合，情投意洽纔行。這種條件看來多麼簡單，其實談何容易。「志同道合」，從大的方面解釋，代表整個人生觀的契合；從小的方面解釋，代表日常生活習慣上的調協。「情投意洽」，就是說，兩個人的性情相近，好惡相近，喜怒哀樂的節奏相近，因而自然地能夠互相了解，互表同情，體貼溫存洽到好處。要想達到這步田地，必須兩個人的年齡相差不遠，智慧相差不遠，教育程度相差不遠，社會環境相差不遠，生活經驗相差不遠。

男女兩性的智慧是否均等，在心理學上還是一個疑問；現社會裏男女的教育機會不均等，乃街喻戶曉的事實；

在傳統文化勢力支配之下男女的社會環境不同，生活經驗不同，凡具有社會的眼光或稍有社會心理學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

明乎此理，我們就可以斷定，要想到一個志同道合，情投意洽的異性，來做終身的伴侶，縱令持冷靜的頭腦，戴上放大鏡去尋求，也就夠困難了。何況一般人會墜入情網的時候——發狂的時候——是盲目的，神志昏迷的。

虛偽也罷，盲目也罷，在戀愛期間「安琪兒」的一切總是盡善盡美的。「他真是我理想中的男性」「我實在佩服她」。常常聽到愛人們這樣情不自禁地，互相誇揚着。卽或偶爾覺得有不遂意的地方，人們都相信愛情的魔力能夠感化一切。尤其是合意交歡以後，人是我的，心是我的，還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沒有結過婚和沒有經過戀愛而結婚的人，做夢也想不到婚姻是一面「照妖鏡」；白熱點一過，所有權一經確立，廬山真面目便漸漸暴露出來了。

假設新郎是一位剛剛戴上方帽子的XX大學的高材生，新娘子是現任XX女校的「皇后」。成家以後，閱章明義第一件大事便是：如何找出路？丈夫的志向在服務社會

，只要能維持平民化的生活，同時能有相當的機會施展所學，便可以暫時屈就了。不料一向認為志同道合的妻子竟不以為然。妻的意思：丈夫最好出洋深造，等到學成歸國，戴上博士碩士的頭銜，事情自然會找上門來。實在非目前謀事不可，也應該到政府機關裏謀個體面的位置；將來才有出人頭地的希望。再不行，就率性到銀行裏或洋行裏作事，也好教生活有點保障。

憑良心說，出洋留學誰不願意？但燕爾新婚，就要遠涉重洋，未免難割難捨。不過妻子的希望既然如此，也只好遵從。自費，當然說不上，於是只有焚膏繼晷，準備參加公費留學試驗之一途。清華，英庚款，省官費，都考過，都名落孫山。高等考試也失敗了。自殺是住儒者的行爲，何況妻子玉人兒，怎生捨得？活着就得要設法謀生：房租，油鹽柴米，妻子的衣服，學費。那項不要錢？某部部長與爸爸爲總角交，厚着臉皮去求求，三次拜謁都碰壁，入行書遞去，也好像石沉大海。

後來經同學介紹被聘爲XX中學教員，這在本人可謂正投所好，但妻子却不免有些失望；妻子有兩位戚友，一位的未婚夫在美國留學，一位嫁給立法委員XX。

妻子的失望絕非勢利，她是一個富於進取心，不甘後人的女性，丈夫不能實現自己的希望，不見得就沒有補救的辦法，當今男女平等之世，夫隨妻貴也是數見不罕的事。這樣打定了主義，她於是積棄一切無謂的課外活動，理頭念書，想着好學的丈夫一定會同情的。那知丈夫是這般色慾狂，每天下學歸來總是糾纏不休，弄得人讓日憤懣，忽迷睡，分內的身課都聽不進去，遑論課外的努力。屢次勸他要節制，免得傷身體，同時大家也好做點正經事，他總是說：「人生幾何？」

丈夫認為許多的不方便都源於妻子在學校念書，雖然還不知道妻子也要發奮為學，以補救自己在事業上的失敗。因此他常常借題發揮，暗示在現社會裏女子只要能寫信記賬就夠了，有時甚至於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也半真半假的表示幾分同情。妻子祇裝作沒有聽見，依舊按時入校上課，回家來依舊偷空讀書。丈夫不免有點氣惱，因而感覺到家裏的事一切都還沒有上軌道，僕役需要訓練，家政需人主持。有一天朋友來家吃飯，客廳是亂七八糟的，菜蔬是沒有一樣可口的。客人走後，他氣忿忿地埋怨妻子，不該對家務一點也不理，只顧讀什麼撈什子的

書。妻子火了，放下臉來和他吵了一陣，一面吵一面哭，哭得死去活來。經丈夫多方的安慰與認錯，一場風波才算平靜下去。

經過這番風波以後，妻子將一切問題通盤考慮過若干次，覺得這樣下去，家務顧不了，書也念不好，不如犧牲了學業，免得看丈夫的面孔，也可以省下學費來補助家用。所以結婚不到一年，妻子便輟學了。

妻子的果斷使丈夫喜得雀躍，滿以為從今後快樂的家庭生活必不難實現。萬想不到她的態度會一天天改變，改變到和當初宛若兩人。一個活潑天真的少女，變得沈靜寡言笑，倒也難怪，最令人傷心的是，她對自己忽然冷淡了，並且處處好像故意和自己作對。明明知道自己不喜歡紅衣服，偏偏添做了一件大紅旗袍；告訴過她多吃酸辣不好，她也不理；陪她出去看影戲，不肯，要在家裏約些不三不四的人打麻將；在交際場所，對待自己的好友和自己平素敬仰的人，她擺出那種拒諸千里之外的氣派，對於自己憎惡的人，反而有說有笑，做得怪親熱的；自己的得意作品，希望太太能鑑賞，給點「烟士拔雷純」，她以淡淡視之，可是常常廢寢忘食，念那些不值一文的時髦文學；自

己一年到頭勞碌奔波爲家庭做牛馬，妻子並不怎樣同情；別人偶爾從花園裏摘一朵玫瑰花來送她，她却喜得眉飛色舞。當初溫文爾雅，聰明不凡的女子，想不到現在會變得這樣凡俗，乖戾！

妻子對丈夫也有同樣的感想。在求愛的時候，表示得多麼誠懇，說得多麼甜蜜，好像可以爲自己犧牲性命，以自己爲生活的標準。一朝把人騙到手，便擺出丈夫的架子

來了。爲他這親戚朋友的笑話，爲他犧牲了學業，犧牲了許多處女時的自由與享樂，他不但不成感激，還要事事橫加干涉，處處無理取鬧，使你覺得一個女子嫁了人就沒有自由，就沒有資格。分明是爲他應酬朋友，免得在社會上奮鬥，阻力太大，反而引起他的嫉妒與疑竇，分明是爲他打算，勸他交友以道不以利，不必冤枉花錢，他却怪你小氣；勸他莫吸煙，以免耗財傷腦，他不肯聽；勸他不要飲酒，他却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到處獻醜。在經濟地位未穩固，事業無頭緒以前，生育兒女是害自己，害兒女，間接害社會，凡具現代化頭腦的人，誰不明白？可是屢次求他實行生育節制，他始終不信，有時還抬出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臭禮教來吓唬人，或是以優秀分子自命，應該

多留種子以增進人口的品質！早知道他是這般自私，這般頑固，這般放肆，這般沒出息，誰會睜着眼睛跳火坑？

在他們倆各持一見，暗中詛咒婚姻，暗中彼此互相埋怨的當兒，無心開花的樹畢竟開花了。未曾學養子而後嫁的妻子，對於這破題兒第一遭，劇烈的生理變化，實在有點吃不消；周身莫名其妙地難受，心裏說不出來的苦悶，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是誰作的冤孽？

這時候做丈夫的真個爲難，掃興且莫說，弄得自己也覺得好像墮下了滔天大禍似的。歸根究底，還是怪對方不成，不明大義，不能吃苦，不愛自己。生育兒女是女子對國家民族的天職，看看莫索里尼統制下的意大利婦女是怎樣爭先恐後地幫着充實國防。從本位文化的立場看，婚姻原爲承先啓後，結婚不生兒女，還幹什麼？單爲自己打算，也應該知道「養兒防老」的奧妙。只怪自己當初醉心自由戀愛，不肯聽父母之命娶個舊式女子！

繼此以往這個小家庭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夫妻間衝突的機會一天比一天多，埋怨自己，埋怨對方，埋怨婚姻制度的心理，並不因相處彌久，關係彌深，而改變毫末。分娩期到了，住醫院呢？在家裏接生呢？孩子生下來了，僱

奶媽呢，還是母親自己奶呢？做父親的看見生孩子處處要錢，以後要吃要穿，長大了要念書，肩上的責任一天天加重，而職業却是隨時在風雨飄搖之中，想起來也就不寒而慄。說加緊奮鬥吧，今天孩子病，明天太太不舒服，夜裏怪喊怪叫，睡眠不足，神志不寧，不能做事，一分一厘都要拿來養家活口，沒有本錢，怎生活動。做母親的成天成夜被大孩子，小孩子纏得精疲力倦，被家務瑣事攪得頭暈眼花，食不寧，睡不定，朋友約會不能參加，娛樂場所沒有工夫去，活活坑在家裏做奴隸。因為孩子的飲食起居，因為教管孩子，夫妻間常常吵嘴；孩子大了，母親主張上教會教堂，父親反對，又免不了意見；兒女的婚姻問題，母親贊成自主，父親要干涉，於是勃鬱之聲復作。然而這一對夫妻畢竟『百年偕老』了。『百年偕老』的美名代表一輩子的衝突，一輩子的苦惱，雖然也有無窮的恩愛，無窮的快樂，本文未及一一縷述。

看官，莫要以爲這一樁假設的婚事，是根據少數不幸的經驗湊成的。如果一般的婚姻不比這樣更苦惱，我們還得要爲天下夫妻稱慶呢。別的不用說，這裏還沒有以磨折媳婦爲天職的婆婆，沒有攪家的小姑子，沒有合縱聯橫的

妯娌。夫妻二人還還算老實，沒有誰偷漢子，沒有誰養小老婆；還還算正當：沒有誰白天見鬼，沒有誰作奸犯科，沒有誰害『父親迷』，也沒有誰害『母親迷』。再加上這些不甚尋罕的現象，你看一幅家庭歡喜圖該要變成什麼模樣？

如此說來，豈不是婚姻這樣東西，根本就不該存在？要想避免許多苦惱，最好天下男女都終身做孀夫，做處女？這又不然。西方人常說『婚姻是必需的禍事』(Necessary evil)，還有人這樣形容人們對於婚姻的態度：『在外面的時候想進去；進去了又想出來。』(When you are out you want to be in when you are in you want to be out.)這種話雖然有點刻薄，確是不差的。爲什麼會這樣矛盾呢？

原來在現行社會經濟組織之下，性的慾望祇能在婚姻裏求滿足。由性的滿足而產生的婦女生活問題，兒童保育問題，更祇有藉婚姻的力量來解決。加之，人們心理上彷彿需要異性伴侶。此種需要，在男女社交真正公開的社會，不結婚也可以滿足，但是總沒有結婚以後那樣方便，那樣安全。同時平常人都要爲衣食，爲名利奔忙，那裏有功

夫天天做愛？找愛人還比固定一個異性與奮力求得顯赫些，到底不如做一次愛。結了婚，可以一勞永逸。此外還有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好在大家早明白，用不着多講了。

因此種種，人們不惜犧牲一切來解決婚姻問題。受幻想支配的男女，固然屢屢於終身大事；瞭解婚姻的實在者，一般也想結婚；就是結婚而失敗，曾經發誓永遠不再結婚的人，也還想要再去結婚。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婚姻，乃是：如何可以使婚姻的代價減到最低限度？

將來心理衛生的知識發達，爲父母者許不會過分阻礙兒童心理的自然發育；性的教育普及，男女自幼對於兩性關係可以養成比較健全的習慣與觀念；科學知識進步，人們有希望瞭解兩性生理變化的影響及其對策。到了那時候，由於知識淺陋，由於態度乖謬，由於心理反常而產生的許多男女間的衝突與苦惱，無疑的要消除過半。

晚近工商業進步，都市發達，男女間的藩籬已逐漸打破，雖然道學先生們依舊不遺餘力地反對男女同學，禁止公共場所男女同座。男孩子女孩子從小耳鬢廝磨，到了長大成人，見着異性，包管不至於面紅耳赤，也不至於乍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便「魂靈兒飛在半天」，憑一時

性的衝動，造成終身大錯。

還有，男女區生理的，社會環境的關係，心理上有許多根本不同的地方。多和異性的接觸，多認識異性，就可以多了解異性的心理，一旦結婚，就不至於格格不入，齟齬得咎。

男女之間，自幼一道遊戲，一道念書，長大了，還可以一塊兒做事，教育程度，社會環境，生活經驗，自然比以往容易接近，這樣，「志同道合」與「情投意洽」的理想，才有幾分實現的可能性。

以上所言，只算得隨意思到的幾個消極的基本條件，實際上問題並不是如此簡單的。兩性間的差別，往往非人們所能想像；無論接觸的機會怎麼多，無論你怎麼聰明，一個人對於異性的認識總不會完全。至於絕對的志同道合，情投意洽，那更是不可能，因爲無論社會怎樣進步，男女間生理上的差異，是不能抹煞的；生理上的不同形成心理上的不同，也許還會形成智力上的差別。

即使退一百步，承認男女的差異可以完全消除，兩性間相互了解的程度，「志同道合」與「情投意洽」的程度，都能和同性朋友一般的深，我們對於人類的婚姻還是不

敢樂觀。俗話說得好：「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就是雙生兄弟，也各具個性，不能完全一致。所以人們彼此間的了解，永遠到不了百分之百的地步。然而社會的希望，青年人們的理想，却以為夫妻二人是應該心心相印的，兩位一體的。最荒謬不過，人們還相信，假如結合的是三生石上有緣的男女，這種現象是必然的，用不着努力便可以實現的。結果到了事實與理想不符合的時候，便只有怨天尤人。現在欲謀婚姻代價之減低，第一步要打破這種毫無根據的希望與理想。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夫妻間的關係比任何人與人的關係都來得密切，要想實現差強人意的家庭生活，相當的「志同道合」，「情投意洽」是必需的。我們的主張和一般人的理想，並非完全處於對立的地位。所不同者，根據事實與人性的觀察，我們希望人們對於婚姻不要太過理想化，對於自己的伴侶，不要過分求全責備。同時我們相信男女間的契合與諒解，不是天生成就的，而是人力形成的。舉個很粗淺的比喻，男女的結合就好像拿一個方塊放進一個圓圈裏；要想套得緊，必需兩者間的空隙減到最低限度，換言之，就是要盡量改變本質以適應環境。可能的方法

有三：（一）將方塊改為圓形，（二）將圓圈改為方形，（三）將方的改圓些，圓的也改方些。假設以圓圈代表丈夫，以方塊代表妻子，那麼中國舊禮教讓女子完全服從丈夫，完全以丈夫的意志為意志，就是行的第一種方法。將來女權極度發達的時候，或許會翻過來行第二種方法，依目前的情況立論，大概應該行第三種方法：男女兩方面都要極力改變自己的本質來適應對方的特質，才有希望得到圓滿的結果。

大凡用比喻法來說明一種真理，萬不可將借作比喻的事物，和要說明的事物，看成完全相同的事物，因為牠們往往在某一點上相似，在別的方面却完全兩樣。方塊與圓圈必需妥協以發生效力的情形和夫妻必需適應環境以實現美滿生活的情形，固然很相似，但方塊圓圈是物，是死的，夫妻都是人，而人却是活的。死物與死物的配合一經成就，便可以永遠發生效力，男女的配合，却沒有這樣簡便。個人的心理隨着年齡變化，隨着環境變化，夫妻間的關係也要隨着心理的變化改造，才能維持調協的狀態。許多未結婚以前相處得很好的男女，結婚以後，往往會發生問題，結婚時很親愛的夫婦，生過孩子以後忽然變得相視如

同仇讎，就是因為彼此不明白人類心理變化的原則。由此可見婚姻不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情，乃是男女間繼續不斷地互相適應，互相妥協，互相讓步，互相諒解的歷程。

誠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心血的事情，然而人生本來就是一件繁雜的事情。傳統的異性之佔有的婚姻概念，使人們覺得六禮完成終身大事便算解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用不着再溫存，用不着再體貼，反正有不對的地方，

對方會原諒，萬一不原諒，也無可如何。彼此都存這種心理，所以關係越深，隔閡越深，苦惱與衝突，層出不窮。

異性之佔有的傳統觀念不打破，夫妻們永遠不會繼續不斷地互相適應。欲求性的方便，及解決由此方便而產生的婦女生活問題，兒童保育問題，人們非要永遠出最高的代價不可。

(王政)

地中海協定與英國的苦悶

這年頭大英帝國確實投入了一個四面碰壁的大漩渦。不要說遠東的利益被劫奪及各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等等，使得他難於「招架」；就是幾世紀來不成問題的地中海霸權，兩年來也成了問題。這不僅是英帝國衰老的表現，並且是英帝國的厄運當頭。

是的，統治地中海的兩個條件——重要海軍根據地和龐大艦隊，英帝國仍然擁有着；地中海沿岸的任何一國同她發生軍事的衝突，優勢還是屬於她的。所以當一九三五年秋天，意大利決心侵略阿比西利亞的時候一般人都覺得

莫索里尼是冒險，因為當時英國假若真的封鎖了蘇伊士運河，斷決了意大利遠征軍的後路，莫索里尼將怎樣辦？

然而事實竟有出乎人意料以外的；英國當時雖則動員了半數以上的海軍，停泊於地中海，作示威的軍事行動；可是意大利一批一批的運輸船，安然的通過英艦隊的警戒線，安然的通過蘇伊士運河，征服了阿比西利亞。

英國這樣「虎頭蛇尾」的行動，原因何在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從多方面去追究。

(一)意大利擁有比英國強大的空軍。空軍在現時是

否能戰勝艦隊和破壞海軍根據地，雖是一個尙無法證明的事實；然而却因爲有了牠的存在，嚇得英國的艦隊離開馬爾泰島駛亞利山大港和直布羅陀港去，原因是爲避免意大利空軍的轟炸。

(2) 德國收回殖民地的要求。希特拉收回戰前殖民地的主張，是今後國社黨的重要工作之一，年來不惜撕毀凡爾賽條約重數軍備，可以說是基於這種原因。我們知道英國的殖民地是散佈於世界多方面的，那末受威脅最大的也就是英帝國呵！

(3) 遠東侵略者的威脅。如果認爲地中海是英國的動脈，那末遠東就是英國的支體；因爲這兒有牠的重要殖民地印度，新加坡，香港等。地中海的航路被截斷，尙可繞道好望角，而遠東的殖民地被日本所侵佔，大不列顛帝國就要立即解體。何況英國一旦有事於歐洲正給予遠東侵略者日本以絕好機會呢？

由於這幾種原因，所以英國不特在事實上承認了意國併吞阿比西利亞。并且一聽到莫索里尼在米蘭演說希望英意兩國迅速成立地中海諒解，艾登也在下院答說對意國的保證表示歡迎。到了一九三七年乍臨的時候英意地中海紳

士協定居然正式在羅馬簽字了。

據倫敦一月四日公布的消息，該協定共分五點，大意是：(一) 英意兩國決尊重地中海各列強的權利與利益；(二) 兩國承認彼此出入及經過地中海之自由，(三) 兩國尊重彼此在該區域內的權利與利益；(四) 兩國同意對於一切行動之足以損害彼此間之親善關係者竭力加以避免；(五) 此次協定，志在鞏固兩國間的親善關係，並促進和平之目的，並非對付任何列強。照這公佈的內容看來，似只限于保障英意兩國在地中海上的利益，而並沒有其他的妥協，可是實際上英國維持了幾世紀的地中海上的霸權，現在已經默認和意大利共同掌握了。

英帝國這樣不惜犧牲地對意大利讓步，該是可以使莫索里尼的野心稍戢幾分罷？然而不然，英意協定的墨跡未乾，莫索里尼又派遣大批的「志願兵」往西班牙援助叛軍了，最近莫索里尼又聲明：英意協定不妨礙德意關係，那末，意大利和日本的關係更不因英意協定而妨礙，那是不必再行聲明的聲明了。唐寧街的紳士們一味的向侵略者低首，恐怕不是辦法吧？

呂頌儒元月廿三日晚于南京

百病雜錄

中國人最喜歡「以退爲進」，而外人却認爲非「以進爲進」，不能達到目的。這種手段上的差別，爲的外國經濟上充裕，僧少粥多，中國經濟上缺乏，僧多粥少。僧多粥少，自然爭粥者也就顯得多了；浸假至於粥，漸漸失掉了爭者的注意；而爭，却愈爭愈離粥的問題遠；於是退爲進的和尙們，便可不傷和氣，反能垂手而享粥的佔有。黃老之術，實衆妙之門也。

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了解自己，因爲我們沒有想了解自己；外國人也許一般不了解自己，但他們總打算想要了解自己。絕對的了解，許永遠不可能。然而相對的了解，確是關係不小。以五十步較百步；五十步，到底只有五十步；而一百步，確是非硬要走上兩個五十步不成！

由內在的求解脫，與由工作上求發展與思想的簡單化，是謀人生幸福的兩條出路。前者每因內在的解脫得不到手，反而爲節制衝動受了無算精神上的苦痛；後者雖肉體上操勞過度不免苦痛，精神上的痛楚，却可以借這樣自然而然的忘掉了。

少年人想到他年青快樂，是一樁快樂的事；老年人想到他曾經年青快樂過，也是一樁快樂的事。年齒增長了，我們一般都願意輕信我們是變遷了、進步了、健全了。人們沒有一個甘心承認他在五十歲時同他在二十五歲時是沒有絲毫改變的。有時候，人們改變他們的步調，其目的無非就是想借此安慰他們自己是改變了步調，並沒有旁的甚麼必然的內心要求。

世界盡量擴大各色各樣的商品範圍，加緊高速度的大量生產，一切趕上複雜化的道路；有時複雜得令人可怕！在這種偉大的現實面前，具有低能情緒與態度失常的小小人兒，所願望的只是如何遺開這樣的現實，於是：幽默文學，人文主義，森林哲學……之類，應運而生矣。

中國有的是經濟學者，他們的資料來源離不了海關報告；中國有的是社會學者，他們的研究對象離不了「調查方案」；中國有的是文學家，他們的著作取材離不了外國報紙裏的「書評」……；中國有的政治學家，他們的議論的惟一張本，即是紐約時報發行的 Current History。

所謂中國的學者們，在中國，他們喜歡討論外國的問題；然而，在外國，他們却喜歡討論中國的問題。

(憂心居士)

偷渡人

沿着崇福德江的近岸，有一隻船，正在靜悄悄地划着。船是划近江口了：望到那邊的海。在船尾上坐着這隻船的主人，他握着舵；還有一個孩子，一個姑娘；是他的兒子和女兒，在搖着槳。時候是黃昏了：兩岸的山，反映在江中，伸長到幾里遠。遠遠地看到的口外海邊，帶着一條條低低地躺在那遠處的陸地同島嶼，上面籠罩着一層黃金色的輕霧——那白天最後的賜物。那坐在船尾上的人，是一個壯健的，樣子快樂的，有着鬍鬚的人。他的女兒是一個十足挪威式的姑娘：身體壯健，寬潤的胸脯，寬潤的腰圍，健康而美麗的膚色。他的兒子却像是一個英國孩子。

在船尾上，正是那人坐着的後面，畫着幾個字是：新迪挪村——詹·霍羅衛。這隻船離了這邊江岸，向對岸橫渡過去，可以看到新迪挪了。這是一個多樹木的小村落，緊靠在一條急流的江水旁邊。村上有一個木建的客棧，一座

木建的教堂和尖塔。村後聳着一帶山；山陰邊上，流着瀑布。詹姆士霍羅衛在他的村鎮上，是一個重要人物。他的園子裏，插着一根旗杆。他可以看到他的小小房子，和那根旗杆，豎在那教堂的尖塔後邊，好像同其餘的景物隔開似的。他的視線，由這兒轉到江外的海，和金光照耀的地方去了。那邊躺着英格蘭和高爾城。他在默想了。這靜靜的江水，這山，這漿聲，這暮靄，和那兩個搖槳的人偶爾的一兩句談話——這一切，都在他的心上漸漸消失了；他在追縱着過去：他的思想，越過海，到了高爾城裏面。下面就是他記憶起來的事情：

× × × × × ×

詹姆士霍羅衛已經是十個星期沒有工作了。在這期間以內，他是「沒有吃什麼」，好像我們說那些病人，或者有節食癖性的人們一樣。他喝酒也沒有像平常一樣的多喝

了，可是他喝的究竟還比他吃的多些。他有一個理論：就是麥酒對於像他這樣體格的人，是同麵包一樣的滋養身體的。全只是一個體格的關係。有些人喝酒喝胖了，另外一些人却喝瘦了；這是在生命的各樣路道上來體驗的。他就是屬於那些喝酒得滋養一類的人。大自然標出對於他的恩惠，他是很感謝的。這天早晨，當他同幾百個和他一樣失業的伙伴，站在蕭爾城的船塢外街道上的時候，他所謂奇特的體格，却並不能把他標出於水平線以上。而這水平線，還不是一個高的水平線。這些人們，都是等着工作的，一羣一羣的聚在那兒站着。時候是早晨六點鐘；天下着細雨。情境是可以令人憂悶的，然而在這一羣人裏面，却有着一種安靜的氣象。他們都抽着裝些卑劣煙草的煙斗，帶着清晨的胃口；裏面一大部份的人，是曾經用過一點早餐的。他們帶着堅決的神氣，向地上吐口痰；一說話的時候——因為他們大都不說話——他們便大聲無顧忌地說出來，或是短促地，尖刻地，帶着一句笑話，或一句咒語。他們的下頰，生滿了短硬的鬚鬚，全是一禮拜刮一次臉的。在他們中間，沒有一條領圈，可是有許多式樣不同的有皺痕的頸帕。在他們的背上，披着各種的外氈，也不知

是怎樣得來的。全城裏的商業，表現着衰落的景況；船塢的工作，也鬆懈許久了。這些人裏面，一大半在過去兩三個月中，幾乎是沒有賺到一個錢。而且他們家裏，多半有妻兒老小。社會學專家，如果來問這些人，在這個時期內，他們和他們的家小，怎樣的活着，倒很可消磨一個有趣味的早晨。可是詢問的結果，也許不能在紙上報告出來。因為他們是沒有一個知道自己這時候怎樣活着的；就是他們的妻子也不能夠解釋這個秘密。照一切合理的統計來說；他們當然是壓根兒沒有活着。這是最奇怪不過的情形。

詹姆士霍羅衛是一個獨身者；可是他並不感謝他的命運。他的心中太多了理論。如果他有一個妻子，她也會時常賺到一個半個先令的。孩子們放學回來，也會在教室外面弄些什麼來。大家一起，他想，他們會過得比他這樣單身弄得好些。有人已經發見是這樣的了。他還有一個理論；就是錢總是錢，不問花錢的是多大的一家；一個半先令總是比一個先令強是不是？這是他同夥伴聚會在一起的時

候，屢次談過，證明過，而覺得滿意的。他有耐心地站著等；他的兩手，插在大衣的口袋裏，時時用兩肘往身上推。他有生以來的二十五年光陰，都是

在蒿爾城過的，有時也做做工，有時遊蕩，也有因為自己高興的，也有被環境所迫的。可是他又有一個理論了：就是他的生活，還沒有真正開始。將來到了一個時候，他會弄得比以前都要好些。那是十分確定的。他從不許自己，有一會兒相信這種悲苦的，不規則的情形，是帶有永久性的。這不過是一個暫時的景況；所以還可以支持。他同另外那三兩個人，談着，笑着，當他們在那裏等候工做的時候。在他的嘴角同眼角上，徘徊着輕微的憂鬱，苦楚，同嚴重的感觸，可是不大容易叫人注意；因為那對付生命的強硬態度和理解，使得他同他的伙伴，在迅速地，突訖地，急促地談着笑着的時候，面孔上有了生氣。內心的不平，只在他們談話所用的污穢形容詞上，表現出來。

這一天早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幾個鐘頭消逝了以後，顯然又是一天沒有工做的了。他便走向市區裏面去，在一條街上大模大樣地走着，好像是有着一定的職業，現在下工回家吃飯的一般。他把這天的中午，像平常一樣地消磨過去了。那就是說：他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消磨的；時間是自己就這樣的消逝了。像平常一樣，他是忙着想他的心思，想他的理論，轉念着他的前途。他必定要做一些什

麼事情——那是確定了的。再這樣地活下去是不行了。這種生活是必定要結束的了。這是他製造一個新的開始，產生一個新生命的時候，在過去幾年，他常常這樣說着，越說越起勁，到現在，是每隔十分鐘，就要說一次了。當他不同自己這樣說的時候，便同他的朋友們這樣說。他們談着宇宙間各種可想像的題目，但是在任何一個題目上，都沒有得到確定的意見。即使意見確定了，也全是矛盾的。譬方說：他們都認為現在所過的生活，是狗的生活，不是一個基督教徒所應過的生活。他們必定要設法改良。這是一個確定了的信仰。同時，他們又知道一個人却不能夠改良自己；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也沒有什麼地方可去。這兩種意見，都很明白，很確實。又如說到政治，詹姆霍羅衛相信：政府對於像他這類人，沒有盡責任。他們讓國家的血和筋肉，漸漸地消耗下去。他們這些政客，只會說，却什麼也不會做。他們利用社交界婦女們的力量，得到了他們的地位。這市區人民的現狀，就是國家的恥辱。但是假使激動起來，他仍能準備着絕對信賴大不列顛的老憲法、國旗、皇位、陸軍、海軍、和那好嬉玩的貴族。甚至對於宗教；那是晚上在公寓裏面，常常討論的一個題目，他

完全相信宗教是一件騙人的事。挪亞的避難舟和洪水這一套話，都是造出來的。僧侶主教們，全是爲着金錢，才幹的。「宗教是文化」：這是談天時有一位的意思。他曾把他的意思向大家解說明白：如果上帝把災難和苦惱，給送到人間來，上帝就不能算好。宗教整個兒就是一句謊話；可是文化却需要它。要是用純粹的理解來說明一切，這是頂明白不過的了。真理是要說出來，叫人懂得，叫人相信。這是一個意見。另外一個人的意見說：在他的生命背面，有一些好東西，一點能作主宰的勢力，或者就說是命運，存在着，明白一切事情的，這也是十分確定了的。除了

事實的直接表明外，也會屢次的證明過。因爲，假使他不曾不斷地得到自然生命的供給，他早已爲了各種的理由而死去了，尤其是爲沒有東西喫——就是他們，也都會完的。這一天的整個午晌，他是在一間酒店外面消磨的：默想着這些矛盾的意見，特別想到他要去什麼。爲了某種理由，他今天向自己問着這個問題，比以前更勤，語氣來得更重。「非要做點什麼不可——不能夠這樣下去」，他反覆地說着。他又把從前想過千百遍而放棄了的許多舊計劃，再來想一遍——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去，入伍，漂泊到鄉間去，再在市區裏面走一圈。（待續）（劉叔揚譯）

通信

向市政府及金融家建議

——解決「長安居大不易」的問題——

在總理三民主義裏面，衣食住行，同爲人民四大需要。本市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並定爲首都以來，各項建設，突飛猛進，尤以人口增加爲最甚。因人口之增加，原有房屋，乃不敷居住。當民國十八年，甚至有在秦淮河上，租

賃畫舫，以爲居室者。年來新式建築雖有增加，但與人口增加之比例，却不能適應。因之，「住」的需要爲本市最困難之問題。筆者因職務關係，攜眷來京，行將一年，時時感覺住屋之不適，尤其小孩在斗方室內，局限其活潑姿態，此雖爲筆者個人薪俸微末，不能負擔寬暢住屋租費所

致，但京市房租特別高貴，實為問題困難點。與困難點日夕掙扎者為新京各機關之中下級公務員。筆者即身受困難之一員。

年來行政當局，屢有「提高行政效率」之倡導。惟與「行政效率」有直接關係之中下級公務員，其身受「住」的問題之苦悶，而不設法為之解決，則「行政效率」之提高，有徒唱高調之感。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行政效率之提高，亦必須改善「從業員」之生活，使無「室家之累，身心之憂」，而後從事公務，方能勝任愉快。在銀行業中，有發給行員房貼米貼者，並有特建住

屋，低價租賃行員者，亦此理由也。

以上筆者演述住屋問題之重要，及一般身受者之苦痛，茲乃轉入建議之正面。本市有許多空地，金融家有剩餘游資。為解決上項困難，利用游資，以及建設起見，應由市政當局與金融家協議組織小住宅建設會，以低價建築之住宅，分租與一般人民，或先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之房屋建築費與地價，其餘按月由住者攤還。如是則數年以後，「住者有其屋」矣。

此種小型住屋，上海「薔薇新村」，即為最好實例，用特建議本市政府及金融家之前！（安居）

書評

濃烟

林參天作，一九三六年七月。生活書店出版，四八八頁。

作者在自序的開頭就說：「濃烟是一本關於南洋華僑教育問題的小說。」我們並不一定要贊成有作用的文藝作品。對於以戀愛為題材，以上海為背景的故事，相當厭膩了的讀者，也許要覺得：在這裏，可以得到一點新的趣味，看到一點新的景象，體驗到一點新的境界。

當然，南洋華僑教育的整個問題，同許多中國的問題一樣，異常的複雜，也不是在一本小書裏頭可以研究完的。然而，在故事的進展中，作者很隨便的將關係的各方面，如同國際貿易，民族習慣，地方政治，教習方法，南國風光，私人生活，帶着提過，給了讀者以一種深刻印象。

我們或者可以說：這樣的提出一個問題來，關心僑務的人，當不至覺得乾枯乏味吧！

職業文藝家，或要說：這不能算是一本好小說，因為故事的中心，缺少那應有的男女動機。不錯，對於這書久

後的文學價值，我們也得保留那最後的意見。但是，我們敢大胆地介紹給公論的讀者：這是一本可以令人一口氣讀完而不至發脾氣的書。

（蘇茹，一月二十二日，南京。）

寄稿的人們

劉叔揚是一位努力的譯作家。他的筆下，顯而易見的很細緻，

而且流利。在以前他曾譯過蕭伯納的一個逃兵，由商務出版

。在這裏發表的偷渡人，是翻譯 Gerald Warre Cornish 的 The

Stowaway

憂心居士不知何許人，看他的言論，並不像一位悲觀厭世的人

物。

安居是非公論的讀者。寄來通訊一則，所討論的確是南京城

內「荷包」瘦的人們共同感受的困難問題。

呂碩儒在本刊發表過幾篇關於國際政治的文章，早成是非讀者的

老朋友，用不着再來介紹。

本刊第二十九期內容

- 胡適之的「憲政痼疽」..... 王季高(一)
- 二次世界大戰陣容的預測..... 呂頌儒(四)
- 西安事變的餘波..... 漆鏡如(九)
- 外洋瑣記..... 陳希豪(二)
- 安徽鐵礦概況..... 何清(七)
- 通信：古書流毒的危險性..... 沈汶(三)
- 書評：美國憲法史..... 李子欣(三)

是非公論旬刊廣告價目及刊例

| 刊例 | 目 | 價等第地 | | |
|--|------|-----------------------|--------|------------|
| | | 特等 | 優等 | 普通 |
| (一)廣告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樣之紙張排印。 (二)銅鈔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繪就圖樣，並酌收製版費。(三)惠登廣告，須簽訂廣告契約。(四)欲知詳細情形請向南京珠江路廿二號本社廣告股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 正文中間 | (一)封面之裏面 (二)底封面之裏面 | 底封面之外面 | 底封面之外面 |
| | 四十元 | 五十元 | 六十元 | 六十元 |
| | 二十五元 | 三十五元 | 四十五元 | 四十五元 |
| | | | |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
| | | | | 十五元 |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印刷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南京珠江路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一六九八

欲

知——當天正確消息
讀——生動雋永文字
閱——美麗清新報紙

南大夏
京晚報

可滿尊意
(日出兩張)

定價：每月大洋三角
社址：碑亭巷十四號
電話：二三一二九號

祇有

華豐印刷鑄字所

最齊備之印刷材料工廠

承印中西書籍簿記表冊

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第二支店 杭州青年路二號

第一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二八號
鑄字部電話二三五二八
承印部電話二一九四八

發售 中西 銅模 鉛字 材料 卡片 油墨 印刷 機器

新華銀行

分行 大行宮
電話二二三三六五

城北辦事處 中山北路雲南路轉角

電話三一一七九

城南辦事處 中華路建康路轉角

建築完成即行開幕

辦理信託業務 穩妥周密

各種儲蓄利息 特別從優

淮北新浦聚安鹽號廣告

本號在淮北經營鹽業歷有年所鑒於晒掃之法未臻至善運銷之道頗欠適宜因力遵 明令提高鹽質務合衛生獨投鉅資廣置鹽田製晒務期改良產額尤貴充足取精用宏不遺餘力復於湘鄂贛皖豫蘇各省遍設分號每年銷額達百萬担固緣自產自運自銷乃能措置裕如推而裕國利民厚生亦即富強基礎久蒙各界讚許用並囑勉今擬除自運銷外并為代客辦運倘蒙 委託特別効勞此佈

本號電報掛號三九三二
話號碼一一一號

白下路

德昌祥牋紙號

文具紙張 印刷裝訂

表冊簿記 一應俱全

電話五二二二二一號

文心印刷社

出品精良

定期不誤

地址：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